

# 追求名譽

庫普林著 伊信譯



# 追 求 名 誉

[俄] 盧 普 林 著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А. Куприн

А. И. Куприн: Сочинения в трех томах

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3年版本译出

追 求 名 誉

〔俄〕庫 普 林 著

伊 信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 康 平 路 1 5 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 0 1 1 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 6 9 0

开本 787×1092 开 1/32 印張 4 插頁 1 字數 72,000

1 9 5 8 年 6 月 第 1 版

1 9 5 8 年 6 月 第 1 次 印 刷

印數 1—12,500 定 价 (6) 0.34 元

## 目 次

追求名誉.....	1
秘密調查.....	43
比拉特加.....	64
儿童花园.....	76
Allez! .....	84
象.....	91
列諾契加 .....	106

## 追 求 名 誉

我在 18 × × 年离开农学院以后，不得不在西南边陲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城里开始我的生涯。永远的泥濘、街上猪獾成群、用泥土和畜粪涂刷的矮房子……在这样的小城市里的人物总不外乎：調解法官、警察局長、公証人、稅务局的官吏。这些人物中間沒有任何团結；各人看法不同，原因不消說是女人。起初发生通奸，后来由于在教堂里謹該第一个走近十字架而引起誤会，后来是包藏无穷灾禍的誹謗。总会找得到自己的蒙泰基和卡波列基<sup>①</sup>，全城以最大兴趣注視着他們的仇恨。总而言之，一切都分道揚鑣，搞不到一块儿。

我們这里来了个新的檢察官。

您可知道，有这么一类万能的人，他們不知怎么总能够一下子吸引住最不相同的人物。我認为他們的秘密非常簡單，就在于听人說話的本領。他凭某种嗅覺猜透您的弱点，对他进行談話，于是他就耐性地听着。您把自己的肺腑都傾吐給他时，他却悠然点点头，映映眼睛。可是檢察官的本領还不止这一点。他能够逗太太們笑痛肚子，酒量很好，在光棍的队伍里善于講些淫穢的笑話。

檢察官成了人們接近的第一个环节。他的成为第一个环节也許甚至是不由自主的，因为众目睽睽，都以期望某种新鮮的和快乐的东西的心情看着他。事情是从玩票演戏开始的。

当事情完全筹备好以后，我也被吸引了进去，可是幸亏我从一开始对此道就完全格格不入。他們把一本最无聊的翻譯剧本里的一个妒夫的角色分配給我，这是全剧中最平庸和最冗長的角色。你們一定想象不出，我在排演时用了多大的順从才忍受了一切的嘲笑。誰都要教訓我，誰都要对我摆架子！导演如此，提詞的如此，女票友也如此，我还記得連一个講話声音嘶啞低沉和戴着挾鼻眼鏡的四年級的中学生也如此。我特別覺得困难的地方是当我发觉了妻子的不貞，“用可怕絕望的姿勢”（剧本里是这样写着的）对她嚷道：“啊，該死！每当我想起自己的耻辱的时候，我忿怒得渾身直哆嗦！”一排到这个地方，女票友們都笑了，导演也喊道：“您象服装店里的模特儿！您自己看，这几明明注着：‘絕望的姿勢’。看着我吧。手势應該象这样！”

期望的演出的日子到了。真不好受。主要的是：戏演到越接近那个致命的地方，我就越感到要倒霉。終於舞台監督把我从后台推上了舞台。我急急忙忙地奔了出来，眼睛溜溜地轉着，心里記着导演的指示，便做着絕望的第一个姿勢。但就在这一瞬間，真倒霉，我覺得那要命的台詞完

---

① 莎士比亞的悲劇羅米歐與朱麗葉中兩個敵對的家族。

全忘記得一千二淨了。嘿，我再也記不起來，就完蛋了！過了一分鐘，也許是兩分鐘，這種可怕的情景在我看來繼續了整整一年。我在絕望的姿勢里象木頭似的站着，一聲不吭，而且除了耳朵里的嗡嗡聲之外什麼也聽不見。最後從提詞亭里傳來了台詞：“啊，該死，每當……”我鼓起了最後的、意外的勁頭，抓住了自己的頭髮，用奇怪的聲音向全場叫嚷道：“喲，該死！每當我想起自己的榮辱的時候，我忿怒得吱吱叫！<sup>①</sup>”事情可想而知，當天夜里就大張旗鼓地把我逐出了劇團，而那句歪曲了的台詞也變成了笑柄，所以假如你們中間有誰已經聽到過這句話，我是不會感到奇怪的。

這樣一來我便成了局外人。適如所料，第一次大家一致決定上演一出用呆板的文字寫成的繁重戲劇，另外當然還配搭了通俗喜劇。勾心斗角總是免不了的事。有兩個太太估量可以擔任戲劇里的主角。一個太太根據的理由是她看過費道多娃<sup>②</sup>演這個角色，另一個太太却要人相信她為了演這角色而特地定制了有花邊綉邊和大馬士革花緞的連衣裙。事情這樣鬧翻而又重新妥協不止一次，……到臨了就在上演以前，本來应当在通俗喜劇里表演的一個小姐生了氣，她發起脾氣來，病倒了，拒絕登台。取消通俗喜劇却不可能，因為戲報已經印好，一部分的戲票也售出了。以前的扮

---

① 這裡原文用了兩個與台詞原文發音近似而意義不通甚至可笑的詞，以顯出這角色在台上的張皇失措。

② 格黎凱利亞·尼科拉耶芙娜·費道多娃(1846—1925)，俄羅斯卓越的女演員。

演者拒絕了，沒有人願意臨時替代。於是有人建議去請黎杜契加·格聶特涅娃。

先生們，你們中間也許有人遇見過——即使一次也罷——這樣的女人，她好象奧西揚<sup>①</sup>的影子似的在你的生活中閃現一下，就會永遠留在你的記憶里，象遙遠的、可愛而又奇異的夢景一般！即使她絲毫沒有注意到你，即使你自己甚至從來不會想到愛她，即使你後來遇見了一些更聰慧、更多情、更美麗的女人，然而沒有一個形象能遮蔽這個難於捉摸地獨特和美妙的形象。黎杜契加正是這樣的女人。我至今還能非常生動地想象出她的外表：柔軟瘦削的身體，很有威儀的眉毛，烏黑的鬚髮，鬚邊的青筋，神經質的不美的嘴巴，以及與之相對照的美麗的黑眼睛，嚴厲的、近乎憂郁的、從來不笑的眼睛。黎杜契加的父親在我們這兒當縣出納員，生活優裕，交游廣闊。我多年來常常到格聶特涅夫家去，我眼看著黎杜契加從穿短外衫的愛淘氣的小貓似的小姑娘出落成一個美麗的少女。她的一切都是迷人的：對人家的悲哀的天真、關切的同情心，優雅的任性，天真地強烈的真誠，羞怯，還有在整個她所表現出來的某種東西中：又象是勇敢，又象是對一切極端抱著某種貪婪的好奇心。我只恨不能夠把所有這一切深刻的東西都表達出來，然而象這樣的女人却不是隨處可以遇見的。

起初她斷然拒絕接受提出來的角色，不過經過長久的

---

① 傳說中的愛爾蘭英雄。



請求后却同意了。在排演時我差不多沒有看見她，可是從遠處可以猜測到她已經跃跃欲試了。平時她常常對我談起她的感想，令人驚訝的是她能夠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受到的印象的最微妙的細節很明確地表達出來。我遇見她時已經就要演出了，是在後台，我因為參加畫布景才放我進去的。

正好她要出場時，在牆壁和側面布景的窄狹的過道里我們遇着了。她身上穿着朴素的白色連衣裙，腰間束了一條淡藍帶子。她的臉在化妝之下大大地改變了：它變得好像陌生了，臉上的綫條顯得更鮮明和美麗了，化妝過的而且由於內心的激動和塗了黑色而閃爍有光的眼睛顯得出奇地大。

“怎麼樣，害怕嗎？”我問她。

她兩手按在胸口，用一種請求幫助的目光看了看我。

“害怕……這兒跳得這個樣子……我大概要拒絕登台。噫，我的手脚往哪儿放呀？我的天，真受罪！”

舞台監督把她叫了去。我暗中听着。我聽見的不是她那角色的快活的開場白，不是劇中在這個地方所要求的清脆的哈哈大笑，而是胆怯地斷續的、好像是別人的聲音，我于是不由自主地閉起了眼睛。我仿佛為黎杜契加感到難為情，我也感到害怕起來了。我知道她的神經質和虛榮心，所以我也明白她在為自己的窘狀苦惱着。

在難受的幾秒鐘里我什麼也沒有聽見。可是當我終於擔心地從側面布景的小窗里向舞台上張望時，我驚愕得呆

住了。黎杜契加不但恢复了常态，而且变得認不出来了。她的每个动作都显出从容的和坚定的优雅，她把每一个詞都说得正象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說的那樣。而且黎杜契加不仅对我一人产生了这种印象。我向观众席上望去，看見所有早就認識的面孔都是兴奋的和笑容可掬。

黎杜契加的整个角色只有这么二三十句非常生动和漂亮的对白。当她哼着一支什么曲調，边走边抛着一个大皮球，向門口走去时，在她后面发出了一陣叫喊和打雷似的鼓掌聲。她轉回来，不知所措地和帶点女学生的派头鞠了一躬。大家一次又一次請她出来——好象有四五次之多。我站在門口開門。她喘息着走了出去，眼睛发着光芒，臉上的紅暈甚至透过化妆显了出来，嘴唇都激动得干枯了。她向我伸出双手来回答我的祝賀。

这一整晚上黎杜契加是非常地、甚至好象不自然地兴奋，而且常常神經質地、无缘无故地笑着。我有兩三次走近她并講述了什么。她听着我講，沒有打断我的話头，可是答話却牛头不对馬嘴，固执地望着我，但在她的眼睛里閃耀着那樣的夢幻的幸福，嘴唇上堆着那樣的怡然自得的微笑，使我恍然明白她的思想离开我講述的話多么遙远。她望着我，好象一个冥想的人望着遙远的目标和壁紙上的什么斑点：斑点沒有看見，但眼睛却又离开不了它。

黎杜契加大概就这样老是看見自己眼前那个把她抬高到几百个人之上的舞台，耳朵里也依然听到那震耳的、如醉如癡的掌聲，于是她又被吸引到她剛才从中清醒过来的美

妙的夢境里去了。

黎杜契加的初次登台在观众中間的确产生了效果，所以許多人就在那天晚上用最諂媚的說法把这一点赶紧告訴了她。多数人的意見为她肯定了下次演出一个吃重的和卓越的角色：她要扮演奧菲丽亞<sup>①</sup>。

她以爭取一切在她看来是新穎东西的热情着手这件工作，而且她預料得越困难，就越頑強地工作。她甚至消瘦了和蒼白了。她那时的感想怎样，她的幻想是怎样活动的，那只有上帝知道；这一点她对誰也不曾談起过。但是很可能正好就在这时候她心灵里产生了新的希望和感觉的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对于她以后的全部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

戏终于上演了。我是观众的一分子——后台不放我进去了，因为戏院里定出了严格的制度，而且有真正的、不是无名小卒的正式演員参加演出。

黎杜契加的确免不了一般初登舞台的演員的共同的命运：有时候說話声音太低，停頓的地方太長……可是我却看到了真正的奧菲丽亞。那个为莎士比亞刻划出来的最优美的女性的形象。她在我們眼前出現的也就是这样的：既溫柔又靚靚，多情而同时又为了宮廷的礼节和无条件尊崇父亲的道德牺牲了爱情。她不是女英雄：在她身上毋宁是更富于天真的輕信和从順。她天性是率真的，她不会說謊，可是經常抛头露面的习惯使她的爱情对誰也不肯透露。在長

---

① 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中的女主角。

期隱藏的內心鬥爭爆發為突然的瘋癲以前，誰也不會猜測到她心靈中的變化。只有到了那時每個人才開始明白：

這一切都是心的深切悲哀的毒藥。

大家為黎杜契加舉行了一次熱鬧的慶祝會。有人獻給她一個扎著玫瑰色寬緞帶的大花圈。我自己的狂熱也不亞於其他的人，可是從黎杜契加嘴唇上那種得意的微笑和緋紅的臉頰，我畢竟看出她飄飄然起來了。

我在深夜時分伴送著幸福而有氣無力的她回家。我們挽著手臂走。那時正是春天，丁香樹才開花。在夜的溫暖的昏沉沉的黑暗里，仿佛洋溢著某種芬芳而甜蜜的安樂，仿佛有誰的呼吸在臉上拂過，也仿佛有誰的熱烈的嘴唇馬上會湊到自己的嘴唇上來。

我和黎杜契加走得很快，把其餘的人遠遠地拋在後面。我俯下身來從側面審視她：她那可愛的頭向上仰著，眼睛凝望閃爍著銀色的星星。她感到了我的目光，便顫抖了一下，她的手臂突然緊壓住我的手臂。

“冷嗎？”我低聲問。

“不，”她說，“不冷，不過由於自己的思想而顫抖了。我方才想著您。”

她的話使我覺得又害怕又甜蜜。

“想著我。難道真是想著我嗎？”

“是的，是您。告訴我，您能不能大清早起身？六點鐘的時候？”

我答复說我不但准备六点钟起身，而且甚至……我的确記不起我到底說了什么；我想一定是非常傻的話。

这时我們已經走到她家的园子門口，我們便停着等候其余的人。她回头向后望了望，然后把臉貼近我，迅速地低語道：

“明天……在我們的花园里……要早，要早……六点钟，六点半……爸爸起得很迟……”

她又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

諸位先生，我必須承認我那时非常年輕，不可原諒地年輕。我就象長了翅膀似的回到了家里，而且的的确确不知道这一夜我睡着了还是没有睡着。有这样的情况：又象睡着，又象醒着，又象在做夢。这是当心里有着某种特殊重大印象的时候的現象。很明显，我那时就猜想到我很早就爱上了黎杜契加（說老實話，虽然以前这种爱情沒有表现出絲毫痕迹）。我彻夜思量着：明天看到她时她可能会由于昨天的大胆而变得羞澀和臉紅；我將对她說，我从第一次看見她时就爱上了她……只有一件事使我躊躇：用什么方式求婚？“請容許我請求您的手和心？”不漂亮。簡直象邀請人家跳舞。“黎琪亞·米哈依洛芙娜<sup>①</sup>，您願不願意做我的妻子？”哼……这倒似乎没有什么，可是对于一个年輕的少女好象有点儿官样文章。啊？一句話，关于这一点我沒有作任何明确的決定。

---

① 黎杜契加的本名和父称。

早晨六点钟的时候，仿佛由于突然的推动，我思念着黎杜契加和当前的会面而觉醒了。几分钟后，由于寒冷和青春的喜悦而颤抖着，同时感觉到浑身肌肉的活潑和彈力，我一下子就迈过了黎杜契加家花园的柵欄。

早晨好象故意似地显得那么凉爽、燦爛、快乐、响亮。青草就象明亮的綠綢一般熠熠发光，草上到处有金鋼鑽似的大顆的露珠顫抖着，射出五彩的光芒。阳光透过菩提树小徑中的密林，化成圓形活动的斑点落在小徑的沙地上。我仿佛觉得一些小鳥也由于这綺麗的早晨而狂欢起来，‘它們在枝头那么起勁地飞舞、啁啾。’我的天！而我呢，我內心里怎样地歌唱着，有多少喜悦和力量在我心中跳动！……我生平可曾有过比那时更幸福的时候呢？恐怕未必。

我还没有走到小徑的一半，那一头就出现了黎杜契加。她走得很快，象她可爱的习惯一样稍稍低着头。她那穿着朴素的白色連衫裙的苗条嫵雅的身姿一会儿在树蔭里閃过，一会儿又浴在明亮的金光里。我向她迎面走去。我想匍匐到她的脚边，我想叫喊、欢笑和歌唱。在她的眼睛里还看得见晨夢的反映；性急的手所匆忙地梳起来的黑色的髮髮一圈圈地、随随便便地复在前額上。她是多么美丽：既清新，又嬌艳，又喜气洋洋！

黎杜契加向我伸出了双手。我弯下身去，先吻了一只手，然后又吻了另一只。她縮回了手說道：

“我們走远一些，这儿会有人看見的。”

我跟在黎杜契加后面，欣賞着她的身体的优美的动作，

諦听着她衣裳的輕微的縷絆聲，同時我的心也喜悅地和紊亂地跳動着。我們走到花園最遠的一角，那兒茂盛地長着許多高大的丁香樹，所以樹下總是有幽暗芬芳的蔭涼。黎杜契加好象躊躇不定地站住了，她踮起腳尖，一隻手攀住一枝白丁香的茂密的花枝。外衣的開叉的袖子落了下來，我看見了她的纖細的粉紅色的胳膊和少女的尖尖的臂肘。花枝沒有攀倒。黎杜契加皺起眉頭，使勁把它攀得喀嚓一聲，再拉到身邊。樹葉抖動着，突然撒下一陣大而寒冷的露珠落到我們身上。我把持不住了。丁香花的芬芳、春天清晨的沁人的涼爽、離我嘴唇兩寸遠的玫瑰色的裸露的胳膊，這一切都驟然奪去了我的理性。

“黎琪亞·米哈依洛芙娜，”我用顫抖、猶豫的聲音說，“您知不知道我……您……我……”

黎杜契加向我轉過身來。我說話的聲調她一定非常懂得，可是在她臉上除了驚訝和她嘴邊顫動着的抑制的微笑之外我什麼也沒看出。我的決心便象出現時一樣迅速地消散了。

“您怎麼不做聲了？”黎杜契加終於問道。

“我……我……我實在沒有說什麼……昨天蒙您看得起我而信任我……如果您需要一個絕對忠實的人的效勞（我漸漸開始克服了我的狼狽），那麼我請求您一定要選擇我。”

黎杜契加閉了閉丁香花，皺着眉觀着我，問道：

“那麼我可以象對一個忠誠的朋友一樣在一切方面都

信賴您嗎？喲，這可的確是一種幸福；再沒有更神聖和無私的友誼了！”

大概黎杜契加一定注意到了我失望地撇着嘴唇，就可憐起我來了。她當然不知道一般無私的女朋友是怎樣專制地對待男朋友的。我趕緊提出了十來個最雄辯的保證。倒霉的是我已經開始明白事情將怎樣來收場了。

“如果這樣，”黎杜契加說，“那麼您就是幫了我很大的忙。我決定完全獻身於舞台了。不過這暫時只能我們倆知道。當然我首先必須不斷學習，這我是知道的，因此我必須有一個經驗豐富的和嚴厲的指導。請您為我物色一個好的教授，並且不要辜負我的永久的感謝。”

“可是怎麼成呀，黎琪亞·米哈依洛芙娜，”我打算反對說，“您自己也知道，我們這兒不但連教授……”

“我知道，我知道，”黎杜契加不耐煩地打斷我說，“這一切我都考慮過了。真的，您說您最近打算去莫斯科嗎？”

“是的，我打算去，不過假如您願意，我可以不去。事情並不要緊。”

“不，一定去吧，而且要儘可能早去。一星期以後我同爸爸到那兒去，您如果願意，請您替我布置一下。好嗎？您能辦得到嗎？就是這麼回事，非常感謝您。現在您去吧，去吧；爸爸馬上就要醒了。記住：最嚴格的秘密！”

我垂頭喪氣地走了。我立刻產生了這樣的思想：我怎麼能夠想象我愛上了黎杜契加？我難道愛上了她？十分明白，我是她的忠誠可靠的朋友。她的父親是個善良的人，可



是他除了自己的出納局之外什么也不想知道；她的母亲——輩子鬧神經病和跟大夫們周旋。因此黎杜契加就必須有個朋友和顧問來保護她的少不更事。

我雖然拿朋友這個體面的角色的招牌來竭力安慰自己，可是我心裡畢竟有一種委屈的感情磨折我和刺痛我。在那年輕的時候，我還沒有得出結論說我的命運是注定我要永遠獨身的。我彷彿生來就帶着老獨身漢的某些特性的。有多少的姑娘曾對我訴說過她們小小的秘密，有多少的太太曾選我為“第一個朋友”！然而只要我的心一靠近某個意中人時，她立刻使我張皇失措了。不是給我以幸福的競爭者的任務，就是把我當做傾吐一切柔媚的但對於我是趣味索然的感情的器皿。諸位先生，這為什麼會經常落得這樣的結果呢？我可不是丑怪，也不是殘廢者，不是沒有丈夫氣概，也不能說特別愚蠢。難道當真有用獨身漢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倒霉人嗎？可是見鬼，這也許根本不是倒霉哩！

我跟黎杜契加在莫斯科碰頭了。一切問題我們都預先商量好。在她來到之前我也物色好了教授。那時他已經退出了舞台，可是他的姓名你們一定從你們的父母那兒聽到過。那是個著名的演員——斯拉溫-斯拉溫斯基。

有一天黎杜契加告訴家裡說要上姑母家去，事實上却和我在商場碰頭；然後我們一塊兒出發到浦列斯紐的一個地方去。好容易找着了斯拉溫斯基住的地方：他住的房間很朴素，房間里糊着便宜的糊壁紙，天花板也很低矮。牆壁